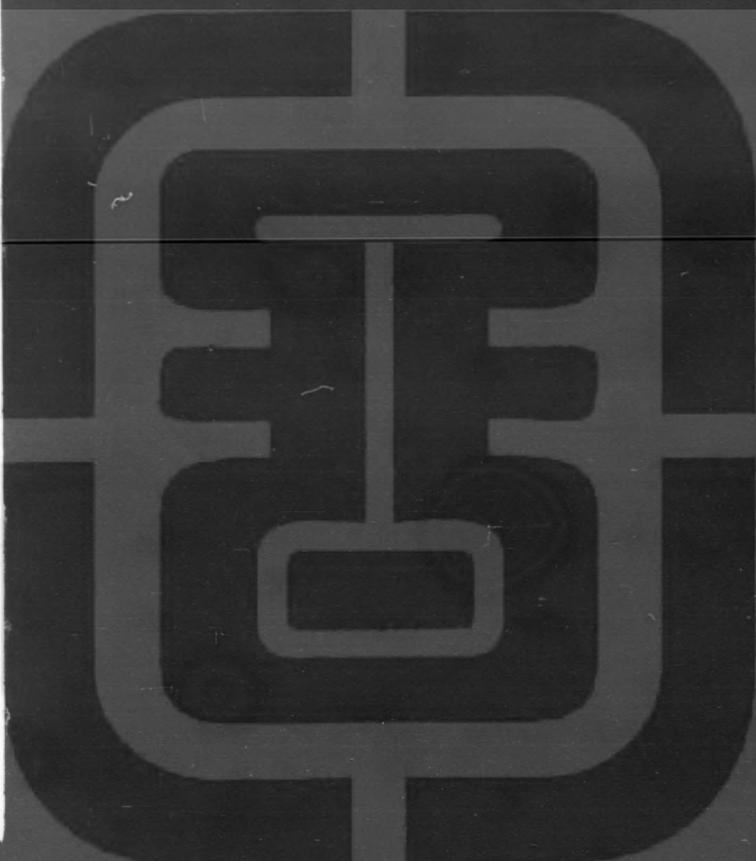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on a vertical strip, likely a title or index page,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The text is oriented vertically and appears to be in a historical or regional script.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目錄

卷之一

天狗賦

進鷓鴣賦表

鷓鴣賦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於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畫馬讚

唐興縣客館記

雜述

秋述

說旱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

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奉謝口勅狀

薦岑參狀

郭使君滅殘寇狀

王使君論巴蜀表

柏都督謝上表

畫太乙天尊圖文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相國房公文

杜氏墓誌

盧氏墓誌

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目錄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附錄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微之撰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

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蕩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蘓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屢盡得古人之體勢而無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

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嬾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兆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須溪先生云河西尉再轉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

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晨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於戲千歲而下曰此先生之古墳

唐文藝傳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

臣宋祁奉 勅撰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  
進士授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  
侍郎審言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  
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  
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  
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  
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升年十三褰刀

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升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  
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蘓頰傷升孝烈  
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  
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  
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  
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矯  
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  
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  
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  
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

之亾審言為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甫字子羨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

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亾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

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乃解甫謝且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劔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廊廡年躋寡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飢輒棄

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

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當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公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馱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

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附錄終

杜工部文集卷之一

天狗賦

并序年譜云按玄宗天寶六載詔天

年十月上幸華清宮公因至獸坊作天狗賦又按長安東驪山有溫泉水浴可愈疾初秦始皇砌石起室漢武帝又加修飾唐貞觀間建湯泉宮咸亨間改溫泉宮天寶六載改華清宮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每歲十月上巡幸焉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岨乎迴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

秀色似狡狴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  
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歌而金鑠斷兮事未  
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  
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  
脚渭戟涇提挈邱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  
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纏感乾坤之  
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  
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  
及和罔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迸

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  
卧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為太音馱既而羣有噉  
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  
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  
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  
御東山百獸蹶躅以皆從兮四猛仡銛銳乎其間夫  
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  
之遠致兮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  
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  
闔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

今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  
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闌仰千門之峻嶒兮  
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哀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  
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狡獵兮尤  
見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  
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  
涯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  
日馴狎已

進鵬賦表

年譜云天寶九載公在京師嘗  
進鵬賦在進三大禮賦之先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

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  
業矣七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  
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  
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  
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  
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  
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  
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  
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  
雄枚學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

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為鷓鴣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 鷓鴣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鷓之直上以雄材為已任橫殺氣而獨往稍稍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鷓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濇風雲亂起雪沍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欵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孿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梟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

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  
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  
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  
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趨  
起我場圃雖有青骹戴角白鼻如瓠感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頽  
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嘒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繡  
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竒卒獲百勝昭著夙若多  
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鷂之倫莫益

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  
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  
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  
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  
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  
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  
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  
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  
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無

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塵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  
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窠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  
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雜儻割鮮於金殿此鳥  
已將老於岳局

進三大禮賦表

年譜云按立宗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

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  
同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  
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

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  
不敢依違不敢激汗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  
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遭遇國家  
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  
和氣聲韻浸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  
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  
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  
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  
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  
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  
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  
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闔  
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隨旄頭風伯扶道  
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砢  
萬僊颼颼歛臻于長樂之舍嵬入乎崑崙之邱太一  
奉引庖犧左右竟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閔宮之崱崿  
坼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撫流沙而承雷紛墮  
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赭光炯而

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籍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  
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辯名物之難究瓊漿  
自間於染盛羽客先來於介胄爍聖祖之儲祉敬雲  
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  
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乍起  
黑流蘓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魯巔孔蓋  
歌以颯纒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  
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  
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冥  
窳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

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破創痍未蘓尚  
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  
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虜及堅  
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哮各擁兵甲俱  
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  
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  
寶初龔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  
以為數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  
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篋昆跂以之振蟄感而遂通罔  
不具集乞神光而紺閭羅詭異以戢昏地軸傾而融

曳洞宮儼以嶷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  
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大始之含靈卷  
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為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  
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覬披寫  
於心胷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  
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迈樸於玄蹤忽  
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讐跖而壯茲應  
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  
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  
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網上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

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  
 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  
 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  
 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  
 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  
 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  
 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  
 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  
 康敢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  
 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

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  
 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與如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  
 留六龍乃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  
 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大不然蘇東  
 坡有美堂詩云天外熏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  
 來葢出於此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  
 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  
 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  
 易以理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  
 少陵文自古與所舉數語出朝獻太清宮賦誠磊  
 落驚人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切意少游所謂無  
 韻不可讀者不過諫伐木詩序之類而已後山詩  
 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  
 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

之質且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叅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筍簾佗以碣磻千戚宛而婆娑鞀鼓塤篪爲之主鍾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修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崿嶠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爚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  
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  
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  
羣心廣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  
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  
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  
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反正撥  
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  
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

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  
盛而已爾乃直於主索於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  
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管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  
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端神姦妄帖  
不敢祕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  
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竿沛枯骨而  
破聾盲施死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  
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  
獻歆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  
之野上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瞰

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駮千官  
逃聽而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  
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  
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解是百姓何  
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  
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  
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  
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跼天踏地授  
綏登車伊鴻洞槍鼎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  
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

所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  
陽位之羨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  
崇禋祀先是春官條頌祗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  
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羶邸之則封人考墳  
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  
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阤  
以前驚殼騎反覆以相經頓魯城之軋軋軼萬戶之

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旒於華蓋  
之角彗黃屋於鈎陳之星神僊戍削以落羽魍魎幽  
憂以固扃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  
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  
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  
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  
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  
攫而黜繆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鏐成  
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  
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

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綺屏玉軟以蠖略入  
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  
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  
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藹嚴上而清  
超雲齒苜以張蓋春葳蕤而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  
蕭方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  
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  
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  
立極立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  
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

備以相泐而蒼壁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  
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  
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  
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梗概變方形於  
動植聽宮徵於砰礚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簾之高和  
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腓脛胫胷柴燎窟塊  
騶若擘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雲颯星碎拂勿佻澗  
眇冥蓰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顛昂毛髮清籟  
雷公河伯咸駟駮以修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晻曖  
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歛

祀事虛明於是潛漉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  
灑朔漠洵暘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童子儻叢棘坼  
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酺醪以涵泳非奉郊之縣  
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  
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  
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  
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  
繼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  
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葱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  
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卷伏

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  
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  
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迴簿乎龍  
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敢旅拒鬼  
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劔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挿  
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  
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  
自以遭唐虞四千年來家家自以爲稷高王網近古  
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  
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

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  
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實用  
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爲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  
及茲立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鶉鷲道以萬  
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  
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古  
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  
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  
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  
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致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

龍飛御之歸

後村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澁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沉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為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反古體乎

進封西嶽賦表

年譜云天寶十三載公在京師進封西嶽賦按玄宗天寶九載詔封西嶽未幾廟災乃停封至是年公始進此賦而請封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

有事于郊野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荅聖慈明臣子之效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摠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

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況符瑞翕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米錯事日尚浩濶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遷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

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馬爾沉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

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  
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  
礪華近甸也其可慙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  
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  
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  
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  
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  
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因  
有感動焉為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

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乎軒皇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  
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蠖略佻儻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鳴鐘  
發雷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威  
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  
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  
以縱巘雲螭蹉而遲蛄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  
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  
玉尚方具左燾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鸞

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  
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既臻夫陰宮屏象碑兀  
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  
司直天子廼宿祓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劣天語祕  
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  
金乎菑菑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  
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馘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  
而異色罔若褰祛聞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  
迴複山嘒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巖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  
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  
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渾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  
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為之相嶮萬穴為之倒流  
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  
鑒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  
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  
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豕宰庶尹  
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為難上故  
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墮祉者焉可勝  
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  
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歔歔也臣甫舞手  
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  
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  
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

華清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驪裏清新魚目瘦腦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感闌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  
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閒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  
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訶燕市已矣茫哉  
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兔驪裏日  
馳三萬里

公自注穆  
天子傳飛

唐興縣客館記

年譜云上元二年公在成都  
作唐興縣客館記按集中有

簡王明府詩鶴云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公  
嘗為潛作唐興客館記蓋公時在成都遂州

與成都俱屬劔南唐興在天寶初改為蓬溪此因其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陋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壯作之閤閱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欄復雷萬瓦在後匪丹牖為實踈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

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堦於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為

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脩而觀臺榭是好賓至  
 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  
 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  
 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  
 怒靡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  
 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  
 為是日辛丑歲龜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

杜氏之老記已

本一作靡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

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  
 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  
 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  
 颺也是何面目鰲黑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  
 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  
 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  
 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  
 之哉勉之哉天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  
 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

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秋述

年譜云天寶十載公在京有秋述一首時霖雨積旬墻屋多壞西京尤甚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

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造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予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

公自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劔南日奉此說年譜云寶應元年公在成都上嚴武

說旱時嚴武為成都尹節度劔南東西川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建已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

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死日短促也

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兩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奚近去人不遠

###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推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為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

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  
矣龔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  
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  
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  
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  
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  
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  
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於將者正色遣之獠賊內編  
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  
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柰何若不先

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  
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窟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  
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  
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  
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  
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歛則田不  
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  
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  
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  
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邨正雖見面不敢示

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  
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  
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文集卷之一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年譜云公時為華州

司功參軍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  
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  
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  
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  
補衮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闕摠彼  
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  
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於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翦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

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益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

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錘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

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鬥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

麥以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法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群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

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祿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禹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尋常之

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寶不敏仁遠乎哉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年譜云至德二載夏公至鳳翔上謁

肅宗拜左拾遺會房瑄以陳濤戰敗罷相公與瑄為布衣交上疏救瑄帝怒詔三司推明

宰相張鎬揀之帝解就令鎬  
宣口勅宜放推問故有謝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許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  
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  
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  
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  
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劔  
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  
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  
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  
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

狀奏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  
 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  
 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年譜云  
乾元元

年夏公出為華州司功七月有為華  
州郭使君作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東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  
 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  
 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  
 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  
 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  
 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感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

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邇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炅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年譜云廣德元年公

在閬州按集中有王閬州筵及陪王使君晦日泛江諸詩

臣某言伏自陛下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

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蘓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顆顆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

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穫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

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援是重歛之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劔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摠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

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倣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替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

盡於君親愚臣迂濶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墮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效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年譜云大曆元年公至夔州時柏中丞為

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上表按集中有陪柏中丞觀宴將士等詩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

之極謹遺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

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青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  
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  
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於疎梁塞於高壁骨者鬣者  
哲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  
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宮洎鬼官無央數衆陽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臧是樹善損于而家憂于而國剥私室之匱渴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寤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烏亂於雲魚

亂於河是畢戈鈞呂削格之智生是機變邀退攫拾  
 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骨蔽平  
 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  
 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  
 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之  
 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至使  
 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干紀  
 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日慎一  
 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  
 去禁問疾薄歛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

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洶洶何其撓哉已登  
 乎種種之民舍夫噶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  
 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  
 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  
 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辭三洞弟  
 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遠祖當陽君文

年譜云開元二十九年公在河南祭遠祖于洛之首

陽按晉鎮南將軍當陽侯杜預字元凱乃公之十三世祖也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  
 寒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  
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稜清東吳建侯於荆邦於南  
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  
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  
頂靜思骨肉悲憤心曾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  
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  
石樹此大道論此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繁于彼中  
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於馘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

饗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  
羞之奠敢昭告於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  
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  
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  
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鳩伏單栖雄鳴折  
羽憂心惓惓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於鳳皇吐  
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邁禍我母妃之  
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扉屨提餉

潛出昊天不備退藏於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  
 事存於義陽之誅名播於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  
 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  
 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  
 輝漸漬相勛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  
 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煙寒泉珠  
 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天春草萋兮增  
 綠頃物將牽累事未欲遂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  
 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  
 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年譜云廣德九年公

房公文按唐史房瑄字次律立宗幸蜀拜為  
 相肅宗即位靈武瑄請自將平賊戰於陳濤  
 斜敗績遂罷相守邠州繼歷晉漢二州刺史  
 廣德元年名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又  
 按公集中有承聞房公靈視自閩州啓殯歸  
 葬東都詩鶴云按舊史房公以廣德元年八  
 月四日卒于閩州僧舍而權瘞于彼時公在  
 閩州春祭文明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  
 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啓殯時公在雲  
 安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鯽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於戲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

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煙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  
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褻瀆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濶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切切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泄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劔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日月其愍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  
 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氲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群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襯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  
 饗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年譜云天寶九年公在河

南誌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按縣君公之姑也又按公范陽太君墓誌云縣君適河東裴

榮期榮期嘗為濟王府錄事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  
 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

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  
 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  
 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  
 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  
 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  
 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  
 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  
 誅為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

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  
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蚤  
習於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  
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  
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  
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  
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

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  
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獵  
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方生乎感悅加以  
詩書潤業導誘為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  
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  
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  
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鞞結縫線之  
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為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煙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於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於戲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測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

鼻於戲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廡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聞女巫至曰處檻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是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

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  
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  
情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年譜云天寶三載五月五日公之祖

母范陽太君盧氏卒於陳留之私第按公之祖審言前娶薛氏再娶盧氏以八月旬有一

日歸葬河南鄆師公作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  
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  
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  
大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

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  
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  
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  
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  
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  
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回家相  
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  
歛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  
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  
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

左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於戲流涕寧或  
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  
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  
之標格於戲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儀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  
父讎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  
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  
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  
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

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  
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  
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  
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榮  
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  
宗外宗寢以踈濶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  
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  
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  
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年譜云天寶四載公

在齊州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墓碑碑云淑妃生鄂王瑤臨晉公主主下嫁滎陽鄭潛曜妃薨後歲陽載紀潛曜下教邑司爰度碑版公以宿昔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遂承斯文之託焉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薨至天寶四載為歲陽載紀也又按鄭有園亭在河南新安縣公集中有鄭駙馬宴洞中及重題東亭詩又有鄭駙馬池臺遇鄭廣文同飲詩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義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羨夫其係緒蕃衍紱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

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  
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  
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體傳乎胎教故列  
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  
在春宮之日詔誥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  
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崖岍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  
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  
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  
以露才揚己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

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  
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柰何況妃亦既邁疾怙如  
慮徃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  
見寢始迴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  
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  
癸未朔薨於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於越哀哉  
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  
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  
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  
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

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  
疾痰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  
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  
南尹李遠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  
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  
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  
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  
今也則亾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  
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為榮何晏兼關內侯

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  
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蓬萊  
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  
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  
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  
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  
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  
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  
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  
 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婉彼柔惠迥然開  
 爽綢繆之故昔在明雨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 珩珮是加翬禴克備先德後色累功  
 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 小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於馘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祿太史書氛  
 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燠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玉子國除匪他之  
 耻公主愁思永懷于彼日居月諸邱壠荆杞 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  
 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子美為皇甫淑妃  
 碑在開元三十二年最少作也予按此碑乃  
駙馬鄭潛曜記子美作而非開元二十三年淑妃  
 時作也碑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  
 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其叙  
 稱白頭野老安得謂之少作又銘云日居月諸邱壠  
 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立碑蓋在葬後也  
 董君不攷立碑之年但舉葬年而云故誤耳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